第二天，阿列克谢没有出现在训练场上。

叶甫根尼坐在米申旁边，把脸埋在自己手里。塔拉索娃在一遍又一遍地打阿列克谢的电话。

阿列克谢始终没有接，在他的教练打了六七个电话后，他发了一条信息给她：“对不起，我今天请假。”塔拉索娃读着这条信息，她的声音里混合着担心和恼火：“这个混小子！他以为自己在干什么？”

米申嘟囔了几句“他就是这个样子”什么的，但今天前教练显然没把心思放在抱怨前弟子这件事上。在塔拉索娃还在试图呼叫阿列克谢的时候， 米申转向叶甫根尼，严肃地盯着他：“热尼亚，你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吗？”

叶甫根尼从来没法欺骗自己的恩师，只能将真相稍加润饰：“我们-……我们昨天，昨天吵架了。”

米申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我没想到会这么糟！我和阿列克谢，我们吵过那么多次，我不认为……”

米申叹了口气，揉着自己的太阳穴，给了叶甫根尼一个“**我对你今天的表现很失望**”的眼神，叶甫根尼瑟缩了一下。“你不能去找他吗，热尼亚？我们没时间了。”

……好吧，阿列克谢不见了，叶甫根尼确实也没有别的事能做了。“……我尽力。”

塔拉索娃啪地合上了手机；叶甫根尼勉强自己站起来的时候，正好遇上了她的眼神。“我去找他。”叶甫根尼无奈地说，他差点就要补充一句，**他玩消失，是我的错**，但他不需要如此诚实，不是吗？

塔拉索娃给了他奇怪的一瞥，几乎马上就要开口说些什么，但叶甫根尼飞快地逃离了冰场，避免了被抓住再解释一遍的命运。

在出门的路上叶甫根尼又一次呼叫了阿列克谢，六声铃响后还是转向了语音信箱。

你好，您呼叫的廖莎 亚古丁……

蜂鸣音。

“阿列克谢 康斯坦丁诺维奇，该死的快接电话！”

叶甫根尼认为自己会道歉，会请求阿列克谢回来，或者是一些更正式的辞令---但对着阿列克谢的**语音信箱**道歉他会忍不住想骂人的。不接电话是阿列克谢的错，又不是叶甫根尼命令他离开的。

叶甫根尼不知道怎么定义自己此刻的心境，被冒犯，暴怒，沮丧，还是担忧？又或许是每一种感觉多少都有一点的复杂混合。阿列克谢现在就是这样对他的。（这句话的意思我翻得没把握）

他尝试找寻的第一个地方是阿列克谢的公寓。在擂了五分钟的门后，他等待了一小会，朝着门大声叫喊—他只是想说点什么。 接着他把耳朵贴在门上听里面的动静，直到他确定里面真的没有人。阿列克谢彻底无视了他，或者他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

接着，叶甫根尼去找阿列克谢的车，它不在那里。**干得漂亮**—阿列克谢可能已经回圣彼得堡了，或者正在路上。不管是哪种，叶甫根尼都很想掐死他，离开了却什么该死的标志都没留下。

然后他就多少有点彷徨无计了。他本来以为阿列克谢至少会等着自己来找他。但是在他无措的在阿列克谢的公寓外踯躅了很长时间，等待，不时地看自己的手机，心情上上下下，害怕自己被哪个邻居当成闯入者报警抓起来。他不得不用了最后一招。

他深呼吸，告诉自己控制住怒火，然后打了埃德温的电话。

电话铃声像是准备响到永恒- 如果埃德温不接起的话，叶甫根尼恐怕会控制不住自己的咆哮。但是最终，**咔嗒**，一个熟悉的，平和的声音响起在他耳边：“你好，埃德温 马顿。”

“埃德温，我需要你告诉我---”

“……是热尼亚吗？”  
“是的，当然。**告诉我他到底怎么了**？”

“谁？怎么了？热尼亚。”

“关于**廖莎**。”

“他怎么了？”

“昨天晚上，他--”叶甫根尼压低了声音，向周围瞟了一眼，对着手机小声咕哝道：“昨天晚上，他邀请我过去---我睡着了，当我醒过来的时候他**吻**了我。”

一段意料之中的沉默，叶甫根尼紧张地等待着解释。

“……好吧，”埃德温最后出声了：“然后呢？”

“**什么**然后？”

“你做了什么？”

叶甫根尼对着电话皱眉：“我当然离开了。你认为应该……？”

又一个短暂的沉默。“哦，”埃德温最后说，声调中满是恼怒：“热尼亚你啊。”

“什么？”叶甫根尼追问：“埃德温，到底是**什么**？他今天就没有来训练，也不接电话，不知道在哪里，我必须找到他，这个白痴，我们没有时间浪费了。你知道为什么，是吧，所以上帝啊，帮帮我埃德温，告诉我—”

“我不会告诉你的，”埃德温坚决地回答：“听好，热尼亚。**他**会。去找到他－”

“**我正在找他**！”叶甫根尼咆哮道。

“－当你找到他的时候，让他把一切都告诉你，好吧？你比我更知道他会去哪里。”

“如果我知道该到哪里找，这会就应该找到了，”叶甫根尼喊道：“**埃德温**－”

“那就继续找，热涅奇卡。”埃德温的声音有一点依稀的绝望：“好好想想。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所以我什么有用的都没法告诉你。省省你的嗓子下次再冲我吼吧，好吗？”

叶甫根尼攥紧了自己的手机，用力之大几乎弄坏了它。他深呼吸了一会，怒气让他有一阵子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他合上了手机，放回口袋里。好吧，如果埃德温不肯帮忙，他只有自己去追踪阿列克谢了。

然后把他们俩都干掉。

追踪阿列克谢是件相当不容易的事，说得客气点，莫斯科不是一个适合把人弄丢的地方。

叶甫根尼又花了一个小时在四周绕圈子，尝试从窗户窥视屋内；他每几分钟就会拨通阿列克谢的电话，抱着渺茫的希望阿列克谢最终会因为厌倦不断响起的铃声而接起电话。他去了这片区域的每一个酒吧，去了他们上次一起吃饭的那家寿司店（现在那顿饭变得诡秘难言了，那天阿列克谢持续注视他的目光—除非叶甫根尼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甚至都不敢回想那目光）。

他没有选择立刻放弃，但主要原因只是他不想承认自己已经思绪枯竭。假设阿列克谢并没有离开这座城市—或者这一片区域—叶甫根尼几乎相信自己会在某个酒吧里找到被打倒的他。阿列克谢不止一次地选择用酒精淹没自己的哀伤。但很明显今天他并没有延续自己的这个习惯。

最后，距离他开始寻找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叶甫根尼重重地坐在路边的一条长凳上，开始压榨自己的大脑去回忆，思考是否有什么被他遗漏的；他又打了三个电话给阿列克谢，同时心不在焉的**思考着**；想着埃德温刚刚说的，还有哪里他没有搜寻过。

这时他一直被忽视的胃发出了微微的抗议，这终于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最后一站，那个匹萨店。阿列克谢第一次晚上带他去的地方，那天阿列克谢向他发出挑战，挑战叶甫根尼是否真正能成为他的搭档。

但还有一个问题：那天晚上是阿列克谢开的车，叶甫根尼不知道那家饭店在哪里。

不过他还不能立刻去验证这个想法。他吃力地跋涉回自己的公寓，取了车开出去。在路上他眯着眼扫视着地标性建筑或者熟悉的车。他记起了阿列克谢带他去的大致方向，有些街道看起来似曾相识，但更多的时候他很快就迷失了方向。

他考虑发信息给阿列克谢，说：**如果我迷路了然后被谋杀在某条偏僻小巷里，我希望你会因为不接电话而后悔**。但是他不敢让自己的视线离开前方道路那么久，再说阿列克谢很可能不会阅读这条信息，除非一切都太迟了，好吧。

在最初的半小时后他几乎就要放弃了。但那个时候他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找到回去的路，接着，在三条路开外他发现了什么，他从来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因为看到一个匹萨店的霓虹标志而如此开心。

在匹萨店门前停下来时，隔着几个车位叶甫根尼发现了阿列克谢的车，他吁出了一口气，而他并没注意到自己之前一直屏着这口气。

阿列克谢没有离开。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痴。

对叶甫根尼的神经来说这是个不幸的坏消息，现实情况已经推着他走出了车。他沉浸于**找到**阿列克谢的事实中，无暇去思考在找到他以后该怎么面对。他身体的一部分叫嚣着：转身，回去，你已经找到活的阿列克谢并且确定他没有离开莫斯科了。但是他无法这样做，（转身离开）这件事可能比现在去面对阿列克谢要糟糕百倍。

叶甫根尼站在饭店的门口，扫视了整个屋子，直到他确定自己发现了阿列克谢，在远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女服务生上来询问时他回答说他是来和那边的朋友会合的。（他决定就不要讲他打算杀人灭迹的念头了—有些细节还是自己闷在心里比较好。）

“哦，好的，”女服务生回答，目光深切而怀疑：“我们一直想知道他是不是在等着什么人。”

叶甫根尼没完全理解她话里的含义，直到他接近了阿列克谢的桌子并发现桌上明显是空的—阿列克谢没有点任何东西。而他至少已经在这里呆了几个小时了。

阿列克谢在餐巾上写着什么东西，头垂向桌子，另一只手纠结着自己的头发。

叶甫根尼把手放在阿列克谢对面那张椅子的椅背上，深深地，平稳地吸了一口气。

“**你在这里。**”他大声的说。他希望自己的话听起来是充满怒火的，因为他觉得自己被激怒了，但他阻止不了一丝安心的味道悄悄潜入他的语气里。

阿列克谢像受惊的动物一样跳了起来，他看到叶甫根尼时的表情就跟见了鬼似的。他的嘴无声的张了一会，然后把餐巾揉成一团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热尼亚？”

“你他妈的到底在哪里？”叶甫根尼厉声道，但他压低了嗓音避免邻桌的人听到。“你不知道我—你的教练多担心吗？我---我们一整天都在打电话给你！”

“对不起。”阿列克谢说，但看上去没有多少诚意。他看起来和叶甫根尼一样疲劳：“我需要休息一天，用来思考。”

“好，”叶甫根尼说。拉开椅子毫不迟疑地坐下。“你好好思考，我会等着的。你饿吗？”

阿列克谢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似乎在研读他的想法；叶甫根尼抱起胳膊，面无表情地回瞪。他并不认为这样会泄露他---

“你在颤抖。”阿列克谢指出。听起来有点迷惑和担忧，似乎他还没弄清楚现在该拿叶甫根尼怎么办。

叶甫根尼握紧了拳头。是的，他有点发抖，因为他在紧张；这几乎是奥运会上的那种恐惧重现，但事实是他已经在这里而且并不打算离开。“没关系。”他说，刻意想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轻：“你饿了吗，廖莎？我点些东西。”“

阿列克谢缓缓点了下头，垂目去看菜单；无精打采地看了片刻后又把菜单推回叶甫根尼这边：“随便你点什么，我都会吃。热尼亚，你说你会等……”

“我的意思是，我会等着你告诉我。”叶甫根尼回答，没有看阿列克谢。能够坚持这种对话的诀窍就是，不和对方发生眼神接触：“任何你愿意告诉我的事，听着，廖莎---昨晚是件蠢事，我们都太累了，事情……”他本来想说出**抱歉**的，但是他退缩了：“我们没有时间来折腾了，我们必须……所以，只要你愿意，我现在就想听。”

“噢，”阿列克谢说，看起来有点心慌，实际上，好吧，叶甫根尼也有点心慌，所以他们扯平了。

“你---你和埃德温聊过了吗？”

叶甫根尼回以一个嘲弄的嗓音，代表了他现在对埃德温的看法：“是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他什么有用的都没对我说。”

“噢，”阿列克谢又一次出声：“热尼亚，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今天离开时因为我在想如何**正确**地说出来。”

“那好，”叶甫根尼又一次把目光集中到菜单上：“我不会干扰你的。”

“你总是在让我分心，”阿列克谢不自觉地说，然后有点尴尬地按住自己的嘴。叶甫根尼从菜单上方眼神闪烁地看着他，挑了挑眉。阿列克谢把脸埋到了手掌里，两颊发红：“……别在意。没什么。”

“没错。”叶甫根尼回答，咳嗽一声，又低头盯着桌布。

因为某种不同寻常的慷慨，在女服务生过来时他只选择了几样很少的东西，准备过一会再付账。他在心里默记了一下要给侍者们的小费，假设他们能在被扔出去之前离开。

然后叶甫根尼等待着。

他们的食物来了。叶甫根尼此时感觉有点饿，这方便了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慢慢地进食上；阿列克谢随便拿了点吃的，基本只是小口啃了几下和把匹萨切成小而又小的碎片。叶甫根尼几乎要再点一两杯红酒来撬开他的牙关，但转念一想，在昨晚过后，他认为他们俩还是保持清醒比较好。

等待并没有预期中的有趣，叶甫根尼在餐巾上涂鸦直到画满了所有的地方，然后不得不三心二意地重新画着猫皮毛上的阴影和狗的轮廓。每次他抬头的时候，阿列克谢总是心思重重的皱眉看着桌布，或者注视着窗外。在一个半小时后，叶甫根尼也开始感觉到隐约的绝望，并且怀疑这样做是不是一个好主意。

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今天不这样做，阿列克谢很有可能选择成为一个懦夫，什么都不会说出来----然后在余下的训练里叶甫根尼将不得不忍受阿列克谢的闷闷不乐和持续的注视。他很肯定自己忍受不了那样的情况。

最终，当叶甫根尼开始认真考虑至少把**自己**灌醉的可能性时，阿列克谢果断地出了一口气，自己点了点头。他仍然注视着外面的街道（上帝保佑，现在天已经全黑了），但是他开了腔：“好吧。”

“哦，好的，”叶甫根尼平平的回答：“我想饭店很快就要打烊了，希望（你的讲述）不会和你的思考一样长，廖莎。”

“我以为你说了你会等着**听**，”阿列克谢说，微笑闪烁在他的唇上：“热尼亚，容忍我一次吧，在你的整个人生里。”

叶甫根尼小小的抱怨了两句，但他沿着桌边拖动着椅子以便于更接近阿列克谢。他倾身过去这样阿列克谢就能低声说话。老实说，他真的非常想要知道阿列克谢不得不说的是什么，这种疑惧和忧虑已经让他头疼不已了。

阿列克谢清了清嗓子：“并没有什么金发美女。”

……这个回答超过了叶甫根尼所有的设想，他慢慢的眨着眼，试图找到应对这种情况的方法—任何办法。

“你说什么？”

阿列克谢垂下了自己的眼睛，几秒钟，摇了摇头。“实际上---这也不完全正确。”他抬起了眼睛，注视着叶甫根尼，唇上浮起一个不自然的，焦虑的微笑：“还是有的。但那个金发女孩---那个我说的金发的人，是你。”